

藝術的花季

吳祖光



藝 術 的 花 朵

吳 祖 光 著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五 · 上 海

藝術的花朶

著者	吳祖光
出版者	新文藝出版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壹號 (上海廣平路八三號)
印刷者	上海市印刷三廠 (上海霍港路一一七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書號(763)[I III 56] 類別 文學—散文·報告
字數 76000 字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4 3/8
1955年3月上海第1版——第1次印刷 1—10138 冊

定價 六角

前言

一九四九年到現在，我的主要工作是作電影導演；但是在業餘之暇陸續寫一些短文，絕大多數是應約出題而寫的。這本小冊子的十八篇短文是從這些文章裏面選集出來的。

這十八篇短文，可以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是關於藝術方面的文章，除去一篇是寫畫家白石老人之外，都是談演員和一些戲劇演出的；第二部分是我下工廠，下部隊，去朝鮮的生活感受性的文章。由於第一部分的文章內容，用『藝術的花朵』來做了這本集子的名字。

我不會繪畫，但是我是繪畫的熱烈愛好者，並且是許多可愛的畫家的好朋友，所以他們也就常常爲我的極爲膚淺的文章作一些插圖。這些美麗的插圖給我的文章增加了光彩，寫在這裏謝謝親愛的朋友們！

作者 一九五四年除夕北京

目次

前言

祝頌蕭長華		(一)
青年蓋叫天		(四)
新鳳霞與新評劇		(二)
愛國藝人常香玉		(七)
中國人民傑出的藝術家——齊白石老人		(五)
卓越的表演藝術家——梅蘭芳		(六)
北京的傀儡戲——耍苟利子		(五)
最可愛的人和最可愛的孩子們		(九)
可愛的觀眾 可愛的演員 可愛的劇場		(五)

感謝『鋼鐵運輸兵』的演出	(六)
『法西斯細菌』的現實意義	(七)
和孩子們在一起看戲	(七)
試論『玉堂春』	(八)

*

參加『五反』檢查組工作	(九)
工廠生活	(一〇)
羅盛教的光輝	(一一)
送別南浦	(一二)
解放軍熱愛着我們	(一三)

插圖目次

蕭長華演『打樁子』	張正字(三)
蓋叫天演『打店』	丁聰(五)
蓋叫天演『打店』	張正字(九)

新鳳霞演『祥林嫂』		郁風(二三)
常香玉演『花木蘭』		葉淺予 郁風(三)
齊白石老人		郁風(元)
梅蘭芳演『鳳還巢』		丁聰(三)
梅蘭芳演『醉酒』		蔡亮(四)
『王小打老虎』(扁担木偶戲)		張光宇(望)
和孩子們在一起看戲		張樂平(九)
『玉堂春』		張光宇(八)
羅盛敦的光輝		顧炳鑫(二三)
『留作紀念吧！好好地學習，用這枝筆給我們寫信來。』		程十髮(二三)

祝頌蕭長華

在中國古典戲劇裏，小丑這一角色常常給觀衆以一種清新之感。也惟有這一角色被允許在規定的程式內有自由發揮的權利；自由說、自由作、博取觀衆的歡笑，在歡笑之中往往道出真理。

假如我們始終不曾受到歐洲戲劇形式的感染，我以爲僅憑古典戲劇中小丑這一形式，是可以蛻化而成今日的新型的戲劇的。在十五年前，我是熱愛京劇的觀衆之一，並且特別喜愛看小丑爲主的戲。

京劇在今天應當予以重新估價的了。但它之所以能夠維持遠久，我想，京劇演員在技術上的基本訓練之堅實，是主要的一個原因。縱使小丑這一角色允許在舞台上自由發揮，也是有它基本的技術條件做後盾的。

十五年後我回到解放後的北京。在京劇舞台上我又看到有名的丑角蕭長華的表演。在十五年前他已是一個老伶工，有六十歲的年紀，今天應當是七十多歲的老人了。十五年不是

短暫的時間，但蕭長華先生以古稀之年依然在舞台上活動自如，在上千的觀眾目光之下閃閃發出光輝。說我們今天應當發揚我們民族藝術的優良傳統，這是一件應當被重視的事情。這是一個奇蹟，這個人是我們今天京劇藝術中的人瑞。

這個七十多歲的老人，從燈光明亮下掀簾走出台來，馬上便以清亮的聲音，玲瓏的身段，吸引了觀眾的注意。七十多年悠長的歲月所積累而成的經驗，把他的表演方法鍛鍊得更準確更精鍊。如是的爐火純青，恰到好處，沒有一點多餘。藝術表現的最高標準假使在於恰當，這位老伶工正是以這一點博得觀眾無限的敬愛。

確是值得敬愛的，當他一步跳上椅背，然後再跳下來坐在椅上，滿園觀眾莫不把心腔提起着關懷他的安全；但他輕俏地跳下來了，乾淨又伶俐。觀眾沒有鼓掌，但一致發出吁氣，關愛之情勝過滿堂的采聲。

據說現在仍然活躍在舞台上的同樣的七十老人武生尙和玉先生，在平常走路都要人扶持照應的，但打扮起來，穿上靴子，紮上靠，插上靠旗，提槍上場，便是威風八面的將軍。起霸、開打，不絲毫的偷懶，而劇終下場便幾乎倒在後台了。

這就是京劇藝術的優良傳統最值得寶愛發揮之點。做一個演員，酷愛戲劇、酷愛舞台、酷愛觀眾，堅持自己的崗位，堅持進步，永遠不使觀眾失望。在應當休息的年紀依舊在舞台

上閃爍着光芒。

是什麼力量使他達到這種境地的？他們是以什麼方法保持藝術生命的？我們年青的戲劇藝術工作者，都應當對此做深切的思考。

祝頌這些可敬愛的老藝術家們健康！

一九四九年十月北京

青年蓋叫天

是他！看那上場門幟錦簾幕輕輕飄動，他稍微欹斜身軀閃出台前，水銀燈照得滿台明亮，他精力瀾漫而從容不迫，和人民的首都——北京的觀衆相見。

是他！六十三歲的老伶工蓋叫天，套一句舊社會的說法：「江湖人稱蓋五爺」；這稱呼雖然封建，但配合他的身分、地位是和諧而又統一，親切而又尊敬的。武生這一行，渾身功夫，十分武藝，本是年青的出色當行，他已經近古稀之年，該是退休頤養的時候了，但偶然技癢，粉墨登場一顯身手，那不但是觀客如雲，凡是同行師弟沒有不到場觀摩的。觀客們懷着「看一場少一場」的心情，同行弟兄們則是聚精會神地希冀着學習到那怕是一鱗半爪的這一代宗師的才藝。

今天，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寒風凜冽的夜晚，他在北京的舞台上和觀衆相見。他精神抖擻，眼睛裏閃耀着逼人的光芒，揚眉，挺胸，丁字步站在台口，端凝持重，就像有一股神奇的魅力聯繫住滿堂觀客的感情。人們早已不由自主用轟雷似的掌聲和歡呼來迎接這個可敬可愛的

老人。但他何嘗是個老人？他煥發的容光，矯健的腿腳，一往無前的氣概，在在標明着這是一個青年；雖然六十三歲了，但分明是個青年。渾身充沛着力量，這樣的倔強，微偏着頭睨視前方，沒有作聲，可像是在說：「你們誰敢招我惹我？」

我們的祖國由於人民自己的力量解放了。藝人們帶着他們幾百年來的慘淡屈辱一齊翻了身；在五〇年的全國戲改大會上，蓋五爺也定會遏止不住衷心的喜悅狂呼歡笑吧？因此今晚場面上嘖嘖吹起時，他應聲而唱，歌喉啞啞。但聰明會心的觀眾在這樣的場合下都知道如何體貼他們喜愛的角兒；滿座無聲，似在說：「嗓子不大好就少唱幾句吧。」誰都感覺到在五爺一出場亮相時，雖還沒有報名，那神情氣度已經無負於那流傳了幾十年的「活武松」的美譽了。

今天的戲碼是「十字坡——武松打店」，閻少泉扮演的孫二娘踩着蹣像風吹着落葉一般迅疾地飄到武松面前，不由分說立刻交上了手；一直穩重着的武都頭一下，兩下，奪過孫二娘的尺來長的匕首，將她踢倒在地；舉起匕首奮臂直擲，那匕首就在孫二娘面前兩手之間深深插入地下，餘力猶勁，閃耀着寒光搖曳。

坐在後面的觀眾都站起來了，蓋五爺一出手便給觀眾以顏色：那麼穩，面不紅，氣不喘，那麼準，一手，一腿，一擲，不差分毫；那麼狠，一舉一動力量都一瀉到底。

他縱、跳、騰、擗，都是輕盈的，沒有聲息；但一掌、一擊、一翻、一擲，便又是不可移不可撼動的斤兩。愛看武戲的觀衆喜歡「勇猛開打」，廣東話叫「生猛」，上海話叫「殺搏」，北京話叫「火熾」，而蓋叫天先生早已超脫了這三者，做到了「從容不迫」的境界。「從容」是一個很平凡的字眼，可這裏面就包括幾十年的功夫，幾十年的修養，從這裏我們也可以領略到蓋叫天不慌不忙的一手一式中蘊蓄多少真才實力。

藝術之所以成「家」，所以需要學習，需要鍛鍊，需要經受長期的不停的考驗，該就是修到這「從容」的境界吧？而實際上又豈止僅僅藝術需要如此呢。

惟其從容，所以可貴，作爲一個演員，他使觀衆看着舒服，放心，信任他，知道他有十足把握，不會失手，不會脫板。他的每一個轉動，每一個手式，每一個起步，每一個適應鼓點突然靜止的姿勢都是這樣美好，完滿，教觀衆睜大眼睛貪婪地用力覷定，惟恐它倏然逝去。

程硯秋先生坐在觀衆席裏定睛凝望，擊節讚賞，不自禁地說：「他的動作都是圓的。」

是「圓」的！是圓滿無缺的！這就是六十三歲的蓋叫天，爐火純青，恰到好處，凝鍊到精微的地步，真是今天武生行中的魯殿靈光，泰山北斗。

蓋叫天先生以後也許再少有和北京觀衆相見的機會，但今晚任何一個觀衆都將在心中留下深刻難忘的印象。大幕放下了，可是觀衆久久站立，鼓掌不息，仰慕着他，尊敬着他，深

愛着他。今晚上在這萬頭鑽動的劇場裏，每一個角落都薰沐着蓋叫天的光榮。

蓋叫天先生！光榮應當屬於你的！祇因為你已是六十三歲的高年，仍舊充盈青春的力量，你在人民的舞台上當仁不讓，有若生龍活虎。

四六年的春天我回到『抗戰勝利』的上海，頭一次看到蓋叫天先生的『三岔口』。我深受感動，回到家去寫了一篇文章『舊戲新感』發表在當時出版的『文藝復興』上。祇是說明我深感到舊藝人如蓋叫天這樣的老前輩對於藝術的這一種終身堅持，不懈地學習的精神。這種精神對於我們是多大的啓發，多大的感召，無疑地這應當是我們鑽研精進的良好借鑑。對藝術的忠實和認真更會造成人格的堅貞，藝術的高尚和人格的高尚正是二而一不可分離的整體。在日寇侵略的祖國土地上，那些一代宗匠的人物如楊小樓先生絕迹舞台堅持到死，梅蘭芳先生蓄鬚明志，程硯秋先生隱居耕讀，都是人所艷稱的佳話。『不精不誠，不能動人』這就是藝術以及一切事物的真諦。動人的藝術原是攙不得絲毫虛情假意的。

幾天後丁聰兄帶來了口信：說是蓋叫天先生央人爲他誦讀了我那篇短文，讀了兩遍，他流下了眼淚。他感歎着說：『人家就這麼懂得我們！』

隨後我同小丁應邀去拜訪了他。這老人充溢着興奮和熱情，談了又談：談他自幼如何刻苦練工，談他爲生活奔走做過『鏢客』，談他如何曾把腿骨跌斷，又如何埋頭苦練恢復健康。

他自知年事已高，擔憂着——會技藝失傳，他辛苦的在訓練着幾個兒子——都是武生。他詳細地談講武生行的每一種把式；譬如『趟馬』吧，他的每一個姿勢都有現實根據的，不信可以試一試，拉一匹真的駿馬來騎，對照舞台上只是手持馬鞭的『趟馬』，每個那怕最細微的舉動都是現實中的提煉，不會錯的……十幾年來不過只是習慣於看看舞台上的『熱鬧』的我，這是一番頓開茅塞的談話。比在舞台上我得以較深地認識了一些蓋叫天先生，不過只是『較深』而已，六十幾年的他的經歷和學問正如一個汪洋的海，要認識這樣的老前輩原不是簡單的事情。

我們也是無限的留戀辭別他的，我們會想着用電影留下他的表演，——有名的導演佐臨先生也是這樣的倡議者——他非常高興地期待着。但是不久反動派掀起了內戰，上海形勢險惡，我們都走開了，這事便不再提起。

欣喜我們有了共同的自己的祖國。今天再舊事重提應當是有其必要的。我們的政府召開了全國戲改會議是一樁值得歌頌鼓舞的事情。年在五十以上的這些老藝術家們都是我們的國寶，都是人民的財富，他們當然會爲當此垂暮之年居然找到了正確的方向，找到了真正的用武之地而歡欣。而我相信我們的政府也會如何大力設法妥善地保留下他們的聲音和顏色。爲了不留下遺憾，這應當是一個急迫的工作。

祝福你蓋叫天先生！祝福你們依然活躍在今天的舞台上的老前輩先生們！祝福你們健康、長壽，爲創造新的人民的藝術而奮鬥！爲提掖後進樹立典範而奮鬥！在過去的舊時代裏也許只有少數人『懂得你們』，但今天全中國的人民都懂得你們！尊敬你們！需要你們！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北京

新鳳霞與新評劇

六月天氣，北京城赤日當頭。我走在紅牆黃瓦綠樹成林的街上，燥熱中感到濃蔭下的清涼；把脚步放慢些，身後傳來一陣吹「鼻兒」——北京話「笛」的俗稱——的聲音。

聲音發自一個老人。他肩背僵僵，鬚髮如銀，蹣跚着沉重遲緩的步子；左臂彎挎着一個竹籃，裏面擺滿用葦子作的笛子；右手捏着一個笛子湊在白鬍子下面的口裏吹着。他縱然已經老了，體力衰弱了，但吹得非常帶勁，臉上深深的皺紋透出笑意。身後左右被他的樂聲召喚來了一羣不期而聚的孩子，還有不斷跑過來的孩子使這個隊伍越聚越大。

他吹的是「評劇」的調子。「評劇」是今天的通稱，過去曾經叫做蓮花落，或簡稱落子；然後發展到所謂地蹦子，二人轉，蹦蹦戲……這一連串名字象徵着評劇幾十年來的演變和進化。今天它已經成爲廣大勞動人民深愛着的一種具有一定程度的思想性和藝術性的人民的戲劇。它的影響和力量亦已達到可以和近百年來一逕佔據舊戲曲藝術「王座」的京劇分庭抗禮的地步。街頭吹笛人選擇了這樣的調子正說明了人民對它的普遍的喜愛。